



新鐫仙媛紀事第四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雲英

裴航唐長慶中秀才下第因遊襄漢同舟有樊夫人
國色也航無由覩面賂婢裊烟詩云向為胡越猶遠
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
青冥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夫人曰妾有夫在漢
南將欲弃官而幽棲岩谷召其一決耳深驚行不及

期豈更有期留盼他人耶但喜與郎君有小因緣他
自必為姻懿也毋以諧謔為意航辭而歸夫人答詩
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
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
能達詩之趣隨拉襄漢夫人與裊烟登岼而去後航
經藍橋驛傍因渴甚下車求漿見茅舍老嫗紡績麻
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訝之憶
夫人詩有雲英之句俄雲英于葦箔之下雙玉手捧



內婚四卷
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因還甌遂揭箔覩一女子
光彩照人愛慕之求止宿因白嫗曰向覩小娘子姿
容耀世所以躊躇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
曰老病只有此女孫昨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
杵白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后天而老若欲娶此
女者得玉杵白吾當與之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
必携杵白而至更無許人嫗曰然既至京適遇一玉
杵白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貨僕馬方及其

值乃獨携至藍橋嫗大笑曰有如此信士乎乃許為
婚女曰更為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于襟帶間解藥
航即搗之夜則嫗收藥于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
之有玉兔持杵白雪光耀室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
曰吾入洞告親戚為裝即具帷帳遂挈女入山謂航
曰但少留此逡巡遣車馬隸人迎航而往至一大第
內有帳幄屏帷珠翠珍玩莫不備具仙童仙女引航
入帳就禮訖及引見諸賓皆神仙中人有一女鬟髻

霓裳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
曰昔非姻好不省拜待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拉襄
漢乎航深驚謝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
也已是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姬遂將航夫妻入玉峰
洞中居之瓊樓珠室餌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
髮紺綠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于藍橋
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靈
丹一粒叙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
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鑿洞於幽無沈心冥思
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逮於親故皆
得道姑及小妹并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
授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鬼
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見於蔣山遇
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

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煉丹砂求為勾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客畧無悲悼葬于羅浮山容色如生人皆謂尸解靚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崗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頽之驚駭中間有刀自然有聲若雷動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靚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後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

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蹶覆入酒甕被當鑪者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鑪者曰直一貫煒即解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我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為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

仙媛四卷
旦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是鮑靚之
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丁湫英

丁湫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拯趙阜之
危難上感皇人授以道要今為朱陵仙嬪數遊三清
司命亦令聽政也

黃仙姑

黃仙姑者東晉神仙黃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

葬母于臨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
壇在焉壇墓至今無恙地因名大墓嶺一名吳嶺時
仁覽兄妹皆會仙姑雅愛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
煉丹後白日飛昇留下煉丹石一片石受丹火歲久
不冷每提餅水其上不火自湯名為沸石宋哲宗旌
異賜建仙姑觀復改為黃仙靈應觀有沸石泉井至
今存焉四方水旱疾疫祈禱輒應之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得尸
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女仙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

真詰云王

伯綱女未審孰是

剛得道於元州魯連見父冲天遂勤志修

道入陸山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
天

九華安妃

九華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平三年六月
望夜與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楊羲道要與一神女
俱來者云錦橋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
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錦囊長一
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見刻檢上
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
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以象牙形也二侍女年可十七
八皆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潔鮮微如玉香

氣醜亂燒香嬰也注香嬰出外國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

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昔嘗詣龜山學上清

得道成真受太上書命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

於是賜姓為安名鬱嬪字靈蕭真妃至良久手中先

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其味甘美異

常棗真妃以一枚與楊義食之畢真妃作文相贈又

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曉諸真人皆受書畢各去獨

真妃小留命侍女檢篋囊中出上清玉霞紫映內觀

隱書上清還晨婦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命

之書也付楊義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火之烟欲

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也

楊義後果劍解隱化後遂飛昇

河壯王母

女仙河北王母蓋有道者莫知其年紀惟見重白和

一人和字仲禮魏朝仙人也和每拜王母常坐而止

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隣家兒吾少所長者晉武之

仙媛四卷
末和別去云被崑崙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四五人顏色更少寄謝其親甚分明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于蚩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王抱臺

女仙王抱臺不知何所人得道為主仙道君之侍女居元州之宮州之四面元濤大波非人迹所到昔清虛王真人隨西城王君登此州上詣仙都關下朝謁主仙道君君命抱臺披綠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清虛真人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為業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人與之嬉戲良

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
終夕言笑達旦方去或携珍果殺饌而來非世所有
其房甚狹來衆雖多不覺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
所見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是
諸女晝日往來與之遠遊無所不屆及暮乃返奉仙
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夕母見在庭竹之
杪墜身投地因問其故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
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崩其

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冰玉明
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見及言論
之理契合要妙常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人
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
仙所居仙人多披服衣繡雲冠霜簡執仙花靈草詠
吟洞章或登雲門芝田瑤宮瓊闢話長生度世之事
行於星漢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上曰大
有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夫人無數也奉仙

謁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奉仙曰汝有
仙骨法當上仙由是運未滿五十年方復還此百穀
養真自此不食貞氣草木之菓食之損人年壽汝宜
辟之骨寶食之傷人二十年矣夫天尊化於天上主
宰萬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觀人以善若
世人之母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兄長也舉世
人如嬰兒焉但識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
少重儒者寡不無怪也奉仙所見天上事與今道家

無異了無菩薩佛像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夫人
帝王道君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于淮浙間所至
之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
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散于士女故遠近欽仰金玉
寶貨填委其前所設萬計皆委而不受云奉仙與
二女弟子居洞庭上後居錢塘須山二女弟子奉
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闢一旦而終年六十八果
符五十年之說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則觀千里之事

凝思遊神則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
化後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為尸解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
投憇咸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
無所厭痛衣粗食之外所得施諸貧寒常有少年住
經日舉動異常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
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



至蒙陰於峰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童呼徐
道士前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並
十二三許齊着黃衣絳裹頭上髻容服端整世所無
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
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檢考召意欲
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々玄綱嶮巖津驛有限日程
三千待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
送到玄都國汝為我謝四方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
見也

屈女

東吳葛仙公玄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
凍仙公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
冷夤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
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

仙媛四卷
服之自後神氣冲々不饑不渴惟慕清修後隱去時
人謂得仙矣

謹姆

謹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
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
衰容貌常少皆以謹姆呼之謂其可為人師也吳大
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
拜願為義子謹姆告曰汝既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

背其已親而事吾為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于是童
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
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謹姆執衣不捨告
曰我母何來唯願哀憐謹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
漸向成大侍供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
聰慧過人博通經教天文地理百家之流窮物極玄
探微索奧年將弱冠風神挺邁所居常有雲氣光景
彷彿時說蓬萊閻苑之事母異之謂曰我修奉正道

其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以何為姓氏兒曰昔蒙天真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為孝悌明王請以此名號可乎母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婚兒跪母前說讚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為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為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棲我神謚姆聞讚驚畏異

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巖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壇踈絕異黨修間丘阜餌服陽和靜夷玄圃委鑒前非無英寶帙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大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翔八方矣母宜寶之於是盡得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母飛騰大空謚姆受訖寶而秘之積數十年而人無

知者至晉之末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圖籍應為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弟明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姆語二君曰世雲昔為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為御史而遜為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五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為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為

丑許位當在于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乃令以道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望南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居之南數十里於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迎謚母白日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靖即許君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事迹在丹陽郡中後避唐宣廟諱

鍾陵祠號為謚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
世世行之

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謚母嘗
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
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
今號棲霞觀

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
道妙日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
侍翁姑一夕家童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
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
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
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
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官遠鄉
必夜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

取竹杖化為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仙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州

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耆閣峰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峰尸解出仙傳拾遺湘中記云晉女真薛

練師冲舉之處梁武帝天監五年建觀

李夫人

照靈李夫人年可十三四許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為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以晉興平中降陽君曳紫錦衣帶虎紳虎符流金鈴帶青玉色綬有兩侍女年二十許着青綾衣一侍女名隱暉捧赤玉箱二枚青帶絡玉檢文題檢一曰太上章一曰太上文自此後

何媛四卷
數、來降授書作詩

酒母

酒母闢下酒婦遇卜師呼于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
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
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
二茅狗一與于老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
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
能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胃
漸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成
井可汲吹人屋上瓦、飛入人家嘗取人桑果數千
株皆拔聚之或堆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
故處如常又能含墨口中舒紙着前嚼墨噴之皆成
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
冶山中仙去

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遙望
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饑止
體充欲下山以盃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
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家矣遂渡
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見二人持盃便笑
曰劉阮二郎投向盃來劉阮大驚二女忻然如舊相
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西壁東壁各有絳羅帳帳



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具饌有胡
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
子咲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
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時百
鳥啼鳴更切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
邑零落已十世矣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疑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

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鼻腦
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
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
哀樂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真性混於
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
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咏萬遍者得為神仙
但在堅心不倦耳經云咏之萬遍昇三天千災已消
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獨

仙傳四卷
三草玄居
處咏之一遍如與十人為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名
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
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
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
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
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
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岩棲靜玄默累有魔試而貞介
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

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床
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為
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僊下降授以靈藥
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
三尺長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鐵
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並在上僊壇石上宛然
有仙人履迹各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
皆神人送來並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無為觀

盱母

盱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盱烈之母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消息當歸真於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靖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州為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

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篤忠厚遜委用之即與母結草於遜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奉謹愿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下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誠志常欲拯度之元慶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瑕丘仲罔命徵拜許君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君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天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後隨仙輿期於異日母子悲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

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後許君昇天今壇靖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盱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為盱母靖焉

杜蘭香

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竒偉靈顏姝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

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牛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官外飄輪送我来且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吁嗟

發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
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食二欲留一
不肯會碩食盡言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
合其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初降時留玉簡玉
唾盃紅火浣布以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賚
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髦之服丹玉珮揮劍以授於
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存也碩問禱祀何
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蘭香以藥為消魔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侯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為鄰人所
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
妻鄉人共愍念之規為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
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為
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
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為者端謂是鄉人為之
惠也數日如此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為

仙傳四卷
是何見謝也端又以為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不止
後更實問鄰人咲曰卿以自取婦密着室中炊爨而
言吾為人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鷄初
鳴出去平旦潛歸於籬下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
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造甕所視鰥但見女
仍在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為炊女人惶
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大漢中白衣素女也天
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烹十

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
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
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穀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
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為立神座
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
端端後仕至今長云今道中素女是也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隣里稱之忽

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
繡成五綵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
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
襄陽南山林木之上時人名為鳳林山後於其地置
鳳林關南山有鳳臺勅於其宅置靜真觀有女仙真
像存焉云晉時人也

蓬球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

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
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
婦人端妙絕世共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
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問訖復還彈碁如故
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為獨昇樓球於樹
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
而至迎謂曰玉華玉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王母即
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

家乃是建興中其舊居問舍皆為墟矣

紫雲觀女道士

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玉真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于尹尹率畧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於是適之大駭方禮請奏聞勅召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身輕因風遂飛至此玄飛去不返

秦時婦人

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偽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多權竄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賣乾糧欲住此山遂尋洞入數百步漸澗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堂中有婦人並衣

草葉容色端麗見僧懼愕問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婦人咲云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須臾落形骸故爾因問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頷咲曰語甚有理復問宗旨如何僧為講金剛經稱善數四僧因問此處是何世界婦人云我自秦人隨蒙恬築長城恬多使婦人我等不勝其弊逃竄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比來亦不知年歲不復至人間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澀不可食僧住此四十餘日暫辭出人間

求食及至代州備糧更去則迷不知其所矣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為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恒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為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壯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出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



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
 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
 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勅令黃門
 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
 其色意欲搥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
 笑言畢躡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

仙城四卷
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汚染即共送于山澗幽僻
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
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即茹之
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食惟恣游覽但意中
飄颻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
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
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
疾既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

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
而食久當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
翱翔自若雖屢為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為玉女耳如
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山
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
達者性氣麤疎誹毀釋道為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
日往來石池因以為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
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

石水芝果出行達乃攀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
 既見採去則呼嘆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
 玉女稍一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欬然遽投其髮而
 玉女騰走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
 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為行達所辱扁
 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媪疋瘵異常起
 步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
 即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
 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
 而歿

邊洞玄

唐開元末冀州棗強縣女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
 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餅來詣洞玄
 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
 英之粉神仙所貴頃來得道者多服之爾但服無疑
 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

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忽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
子曰上清見召不久當往願念汝等能不悵恨善修
吾道無為樂人間事為土棺散魂耳滿七日弟子等
晨往問訊動止已見紫雲徧滿庭戶又聞空中有數
人語乃不敢入恚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乃乘紫雲
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
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皆遙瞻禮有頃
日出紫氣化為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

吳彩鸞

吳彩鸞猛女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
一日于西山遇之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
簫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
其神仙植足不去妹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逕
將盡陟山捫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妹曰莫是文簫
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枕俄有
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為民妻一

紀妹乃與生下山歸鍾陵蕭貧不能自給彩鸞寫孫
恂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
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王山二人
各跨一扁陟峰巒而去



